

● 经济专辑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经济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 兰州

(甘)新登字第01号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经济专辑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50,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6-00944-7/K·134 定价: 3.10元

目 录

回忆西北土地改革工作团在甘肃	石 磊 (2)
岷县土地改革的历史回顾	乔维生 (13)
定西县土地改革始末	王士举 (18)
庄浪县土改运动的回顾	程振华 (21)
金塔三区土改纪实	白育英 (25)
皋兰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魏福祥 杨海青 口述 李廷材 张兆礼 整理	(35)
庄浪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	程振华 (41)
修建西北铁路隧道工程的回忆	戴统三 (46)
回忆宝天铁路的选线建路工程	董公亮 (52)
兰新铁路上的两次大爆破	李树荫 (58)
兰新、兰银给水工程回顾	李树荫 (67)
天兰铁路测量队在陇西——兰州段的踏勘和初测	
.....	马培基 (71)
沙坡头流沙治理科研30年	刘瑛心 (73)
周总理关心陇南交通事业	李争楠 (81)
金川龙首山镍矿发现、勘探纪实	沙 峯 蔡体梁 (82)
开发建设长庆油田的人们	
——记我在《长庆石油报》的几次采访活动	
.....	吴 刚 (91)
初到玉门	张 波 (105)
甘肃电子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宋如山 (111)

回忆陇东益民造纸厂·····	王保平(119)
华亭县安口的陶瓷业·····	华亭县委统战部(126)
引洮工程始末·····	梁兆鹏(129)
中国科学院冰雪利用研究队的成立与祁连山冰川考察 ·····	任炳辉(141)
回顾河西地区灌渠的衬砌工程·····	王国栋(146)
五十年代在武山邓家堡搞水保的回忆·····	阎文光(152)
舟曲县泄流坡1981年抢险记·····	雒鸣岳(155)
回忆祖父吴永昌参与修建鸳鸯池水库的事迹·····	吴正中(160)
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撤销始末·····	贺涤新(163)
农建十一师的兴衰·····	贺涤新(172)
兰州红古区砂田的兴衰史·····	冶殿忠(181)
兰州红古区水车湾的水车·····	刘国良(186)
冉桂英在大坪·····	政协定西文史委员会(191)
甘肃畜牧科技事业发展概述·····	刘央先(196)
牛环形秦氏焦虫病防治法的研究经过·····	夏文江(203)
解放后永登绵羊改良工作概 况 ·····	冯作汉(206)
河南省向甘南草原移民的经过·····	贺涤新(210)

回忆西北土地改革工作团在甘肃

石 磊

我是当年西北土改团的一员，曾参加过甘肃省的土改，至今虽然事隔多年，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战斗历程，仿佛又回到火热的斗争年代。

一、西北土改工作团的诞生

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革命。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老根据地就领导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1947年，东北、华北的广大解放区又陆续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这些为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改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在广大新区进行土改，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接着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各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立即着手制定土改工作计划，进行试点和训练干部。西北五省区，除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地区进行过土改外，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展。因此，建国后，西北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西北五省区开展土改运动。

当时，西北局书记是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其它领导人中还有马文瑞、张稼夫、汪锋、武开章、王植等同志。这些久经革命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了西北五省区土改的顺利进行，曾

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定土改工作计划。1949年冬，抽调部分得力干部，首先在陕西黄龙地区进行土改试点，同时决定从1950年入冬起到1951年春耕前，完成陕西关中地区、西安市郊区、甘肃庆阳专区和宁夏盐池县的土改；从1951年入冬起到1952年春耕前，完成陕南地区和甘肃、宁夏、青海绝大部分地区的土改；从1952年入冬起到1953年春耕前，完成新疆地区的土改。

为了完成艰巨光荣的历史任务，决定成立西北土改工作团，直属西北局领导，下乡后则由各地党委领导。全团共有760人，除有来自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各机关和参加黄龙地区土改试点的部分同志外，还有西安、咸阳和宝鸡各国营工厂的产业工人，在解放战争中荣立过战功的荣誉军人，同时还从各大大专院校动员了部分教师和学生。因此，工作团可说是一支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土改工作战斗队。

二、在西北民大参加土改班学习

西北民大，是一所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学校，它的前身是延安大学。关中地区解放后，于1949年6月随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一同迁来。校部和二部驻在高陵县通远坊，一、三部驻三原县永乐店，四、五部驻西安。一部主办教育研究班，四部主办财经班，五部主办政治研究班。土改班的760人，全部集中在三部。

西北民大属高教部和西北局双重领导，校长是西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那时，全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物质条件很差，学员住的是旧工房，睡的是大通铺，宿舍就是小课堂。学员听教授讲课的大课堂，是自己动手、因陋就简，用竹竿、苇席搭成的大棚。

西北民大的校风，是延安时代的那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教学方法是启发式，提倡独立思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土改班重点学习马列主义和土改政策法规，理论课以讲授社

会发展史为主，结合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由于入冬要开展土改运动，西北局对土改干部培训班要求的时间很紧迫，把原来一年才能学完的基本理论课压缩在半年内学完，余下3个多月则学习政策。由于民大教授一丝不苟，勤奋工作，学员争分夺秒，孜孜不倦，实现了学校提出来的“学习百日作土改”的要求。

西北民大学习生活虽然紧张，但是课外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学校图书馆为了配合学员学习，每个星期天举办读书报告会、经典著作学习辅导会。学校文工室配合学习，演出过大型歌剧《刘胡兰》、《王秀鸾》、《白毛女》，秦腔《血泪仇》、《穷人恨》和小歌剧《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夫妻模范》等。土改工作队的队歌是《我们是土地改革的先锋》，歌词是：

发展生产，消灭封建，参加土地改革大运动，

大运动，大革命，领导千万农民大翻身。

同志们，立场要坚定，政策要把稳，

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把地主划分清。

同志们，土改完成，新中国建设红又红。

这任务最光荣，这任务最光荣，我们是土地改革的先锋。

三、奔赴甘肃庆阳地区

西北民大学习期满，1950年10月6日举行了毕业典礼。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校园干干净净。早上8点，各班同学整队步入礼堂。西北局和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习仲勋、马明方、杨明轩和其他领导同志也从西安赶来，习、马、杨三位首长还讲了话，在毕业纪念册上题了词。习仲勋同志的题词是：“坚定立场，把握政策，为彻底实现土地改革而奋斗！”典礼之后，西北局、学校的领导和同学们合影留念。当时，土改工作团同党政机关、解放军一样，实行供给制，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一律

不发薪金，只是按生活需要供给衣、食、用的必需品，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直接管理。

西北工作团共7个队，每队百人左右，带队人从学员中遴选。按照西北局的部署，1950年冬，关中是运动重点，所以5个队去了盛产粮、棉而远近驰名的八百里秦川。另外两个队，一个去宁夏盐池县，一个去甘肃庆阳专区。我是去庆阳的，这个队有108名队员，所以同志们戏称是“梁山将”，领导是原野林、张志坚。我们于1950年10月10日离开学校，踏上去庆阳的征途。

庆阳专区有7个县，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老区的环县、华池、合水早已完成土改，至于庆阳、镇原、正宁、宁县，虽然有些地方也是老区或半老区，但在解放战争中，几经胡、马军的践踏和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未能进行彻底的土改。去庆阳地区进行土改，实际上只是在董志塬进行。董志塬是庆阳、镇原、正宁、宁县一带的统称，是陇东的粮仓，曾有“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之说。董志塬的中心是镇原，镇原县又是个大县，加上它的新区多于老区，所以，地委把土改重点放在镇原，并且把“108将”中的半数派到镇原。我们一到庆阳，就和省委土改团一起，分散加入地、县组织的土改团。庆阳地委书记王秉祥和省委宣传部长赵守攻，兼任土改总团团长。根据文件规定，土改中的合法执行机关是农民协会，所以我们首先在专区建立了农会，由地委组织部长雷庆地任主席，兼任镇原县土改团团长。

我到镇原一直在临泾区工作。临泾区，辖18个乡，城东、北、南三方的近郊都属它管辖。这里地主、恶霸、匪特横行，会道门活动猖獗，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地主、富农占有土地为总面积的70%，而广大的农民，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仅占有土地30%左右。在人口比例上，恰恰相反，地主、富农占总人口的10%左右，而失去土地的贫、雇、中农，却占90%。由此可见，封建土地制度正是千百万农民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的根源。

四、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锤炼

土改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土改工作团在“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的总路线指引下，积极宣传政策，访贫问苦，建立农会，划分成份，没收地主财产，进行土地分配，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完成。土改至今40年了，回顾过去的历史，今天的社会主义确实来之不易。土改是摧毁吃人的封建制度，把成千上万的贫雇农、中农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如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封建剥削制度宣战，是搞好土改的基础。土改工作团为了很快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每天从早到晚，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并通过诉苦会、算帐会等形式扩大宣传，使许多身受迫害的老农，倾诉受封建地主压迫的血泪史。提高了阶级觉悟的贫雇农主动向工作团反映情况，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把我们当作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拄着棍、冒着风雪找工作团反映情况，交出保存多年的血衣，愤怒揭露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有的毫无顾虑地当众拆穿地主阶级破坏土改的种种活动。

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惶惶不安。有的表面上欢迎土改，对贫雇农点头哈腰，甚至“登门赔罪”。但在暗处却疯狂破坏，进行分散土地、更改契约、转移财产、宰杀耕畜、毁坏农具、埋藏粮食等各种活动。少数极其反动的地主，还勾结匪徒，秘密参加反革命组织，阴谋武装叛乱，颠覆新政权。

难忘的“正宁惨案”就是历史见证。正宁县土改开始不久，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坚持反动立场的恶霸地主到处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叫嚣“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迷惑群众，恐吓群众。并在暗地勾结匪特，暗杀土改积极分子，纵火焚

烧贫雇农住房，阻挠土改顺利进行。一次，经极少数恶霸地主密谋策划，他们伪装成农会干部给土改工作队送饭，却乘机窃取工作队枪枝，把工作队队员绑架至大川深谷，惨无人道的杀害了。

但是，他们灭亡前的挣扎，丝毫阻止不了运动的进行，相反，随着群众的觉悟，土改运动的深入，却使贫雇农站起来了。当他们拿到土地证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感谢共产党大救星，帮助贫农挖掉了穷根，使千年铁树开了花。

1951年3月，正当土改运动接近尾声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镇反运动是巩固政权，保卫土改成果，彻底消除隐患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庆阳地委除指示各土改团结合土改开展宣传，掌握和反映情况外，还抽调部分得力干部充实政法部门，开展对敌斗争。西北土改团的和森、原野林、刘发斗、徐维学、苏蓉春、田忠诚、高半阳和我8人被抽调到政法部门参加镇反工作，徐维学、苏蓉春和我到镇原县公安局。公安局长是个能吃苦耐劳而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仅用一个月，就侦破了在陇东各县活动的两大反革命组织——“国民党先遣军”和“中国光复军陇东支队”，使其在镇原的100多名骨干分子和胁从者无一漏网。这对庆阳专区，以至整个陇东地区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兵分两路再到甘肃

1951年4月，八百里秦川和董志塬的土改运动结束了，西北土改团去关中的5个队和去宁夏的1个队，除少数同志被当地党委留下外，全部回到西安。西北局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经过短暂休息和学习之后，又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

1951年6月初，西北局决定：西北土改团除自愿报名去新疆的150人外，全部去甘肃。因为从1951年入冬起，除庆阳、甘南藏族地区外，平凉、天水、定西、武都、临夏、武威、酒泉等专区

和兰州市郊，要全面开展土改运动。因此，6个队立即从西安出发，分赴甘肃各地，平凉、天水则由原在庆阳进行土改的“108将”去。

1951年5月底，“108将”集中庆阳，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总结，再次受到地委、专署和庆阳人民的热情款待，并赠送一面“把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锦旗。地委书记王秉祥在欢送大会上称赞西北土改团是“反封建的机动兵团”，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我们从庆阳到平凉、天水的途中，欣赏了陇东秀丽的山川景色，游览凭吊了宋代名将杨延昭镇守过的“三关口”，眺望了气势磅礴的崆峒山，攀登了当年“红旗漫卷”的六盘山，并在以高寒而驰名的华家岭留宿一晚。

天水是一座历史名城、陇南重镇，辖天水、甘谷、陇西、秦安、通渭、清水、张家川、成县、徽县、两当、武山、西和、礼县等县市。境内山川秀丽，渭水穿流而过。土地有山川之分，川地肥沃，山地贫瘠，地主、富农占有川地面积的大部，农民生活非常困苦。1951年6月，我们一到达，地委书记唐洪澄就接见了我们，要我们立即参加“减租反霸”工作，并决定和森、周一飞、张怀录、张道等10多位同志和地委干部一起，组成检查组，分赴甘谷、秦安、陇西、通渭，对“减反”工作进行了一个月的巡回检查。其余的同志全到天水县各区、乡帮助工作。

六、在社棠办“地主罪恶展览”

1951年7月，天水地委为了摸索土改经验，决定在水川县社棠镇进行试点。西北土改团的刘发斗、周一飞、徐维学、田忠诚、苏蓉春、赵光天、张道、石磊、罗会斌等参加了试点工作。社棠镇在水川的东头，距市区50里，川谷、山岗产粮食也产棉花，是个大镇。《西游记》描绘过的“通天河”和“晾经台”，

就在镇西边。猪八戒招亲的高老庄，也在镇北丰旺山上。那里土地集中，阶级矛盾尖锐，情况复杂。由于工作团试点中正确执行了土改方针、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百日之内就胜利完成了土改。我们随即利用现场、实物，举办了“地主罪恶展览”。这在当时对推动全专区特别是天水县的土改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展览第一部分，内容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是怎样来的？”开头先用数字说明：“社棠镇的80%以上的土地，属于地主所有，而他们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接着是实物，大量的地契、地照、卖地文书并附有说明。不少契约和卖地文书的立约人，都是本镇和邻近村庄的贫雇农、中农。卖地文书中，有用逼债手段夺得的，有强买豪夺的，更有依仗势力霸占的。这一张张已发黄的盖有红方印、红指印的卖地文书，是一部部血泪控诉书。

第二部分，是地主阶级剥削的手段。用了三种实物：其一是租、借契约。其中有租地、租山林的契约，也有借钱、借粮的借据，每张租约都写有出租人和租用人的姓名、地的四至、亩数、租用期限和地租多少。从这些租借契约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农民受剥削的血泪事实：租重利高，地租有对半分的，有地主六成或七成而农民只留三、四成的。借粮借据中有“春借五斗秋还一石”的，有借一斗还二斗的，并且借据上都规定着“当年若还不清，到来年本利一起算”，就是常说的地主惯用的“驴打滚”。其二是斗。社棠镇一家大地主，有几十只斗，他的斗大小不一，用途也不一样。从表面看，几十只斗外貌相同，然而用于量出的斗，他在斗底安上很厚的一层板子；而用于量入的斗，却在四壁用极薄的板子特意制作。我们曾当场试过，用于量出的斗，实际每斗不足九升，而用于量入的斗，每斗都有普通斗的一斗一升。其三是秤。还是那家大地主，他有秤数十杆，是用于称棉花和开作坊的，也和斗一样，有大有小，斤两大的用于收租收物，用于出

的则是斤两小的秤。另外还有两杆空心秤，大小、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因为秤杆中心灌了水银，使用时只要秤高些，实际斤两就会少，相反秤低些就会多。

第三部分，是地主阶级的累累罪行。不仅有地主、恶霸在家私设公堂时用过的桌案，而且有他们用来吊打乃至杀害无辜穷苦农民时用过的木笼、钢丝鞭、牛角刀、老虎凳等凶器。另外，还有一些被地主恶霸们霸过田、夺过产、奸过妻、淫过女等，以至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受过苦难的当事人现身说法，进行血泪控诉。

第四部分，是地主阶级建立在农民苦难上的腐朽的享乐生活。展览会就办在已没收的社棠镇最大的那家地主家，供他享乐过的高楼大院、瓦屋厅堂以及池塘亭榭、假山花园等都是农民的血汗结晶。至于房中的家俱摆设，睡卧用过的床被，四季入时的服装，很考究的餐具、茶具、酒具，以及出门坐的轿子，无不华丽奢侈。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摆出供人们参观。此外，还把没收的除土地、房屋以外的大批耕畜、农具、粮食也予展出。特别是粮食，还是那家大地主，仅在镇西边的山坡上就有秘密的20孔盛粮窑洞。这些窑洞很大，每孔可装粮食百石以上，其中有几洞由于存放太久，已经霉烂，不能食用了。

社棠镇举办的“地主罪恶展览”，不仅本乡农民参观后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就连我们也都从中感受到是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由于地委对这个展览的重视，加以组织了邻县的部分干部、代表和天水县各区、乡干部、积极分子前来参观，它成为全区土改运动的一次大动员。

七、全力会战天水

1951年9月，天水地委为开展土改运动，召开了有14个县、市7000人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土改政策，介绍土改试点经验，部署任务。地委决定，天水县为土改重点县，要先走

一步，取得经验，指导全面。

10月初，全专区土改运动开始。地委为了抓好重点，不仅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天水县，而且还将西北土改团的原野林、刘发斗、周一飞、遂翎、曹宏勋、吴世忠、石磊、田忠诚、徐维学、刘成义、王永桂、杜宗甫、胡永清、罗会斌、赵光天、淡立泉、孙靖岭等20几位同志派到天水，省委、省政府为了充实土改工作团力量，还从兰州各大专院校抽出师生200多人参加试点工作。

天水县不仅是地委的重点县，而且还是省的重点。

第一期土改我在关子镇冯集乡，全组80几个干部，大组长是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文教厅的赵科长、县委组织部的黄部长和我为副组长，并各兼一个村的工作组长。这个乡有7个行政村，除兼职组长以外，另3个村的组长，分别由团省委的一个领导干部和西北土改团的刘遂生、张道担任。

天水土改运动声势浩大，宣传群众深入。运动开始前，广播、报刊大造舆论；运动开始后，从城市到村镇，宣传土改的标语、宣传画随处可见，加上工作团的宣传，使城乡所有角落，都家喻户晓，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天水的土改运动，虽然也和八百里秦川、董志塬开展土改运动时一样，也是分期分批的，每期的步骤也大体相同。但是，由于地区差异，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又略有不同。

一是纯洁农会。因为天水刚搞完减反，农会组织已经存在，不存在建立农会的问题。不过，这里是山川交错、人口密集的地方，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曾一度活动猖獗，农会和乡、村政权有被坏人把持的情况。因此，整顿和纯洁农会组织是前期的重点。例如社棠镇试点时，就发现该镇镇长是个破产地主伪装进步混入的；冯集乡的农会主席经审查发现是一个一贯道点传师。通过整顿纯洁了组织，保证了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

二是收缴武器。天水民间私人枪枝很多，地主、富农手中的

武器就更多了。这里虽然没有一家能赶上陕西临潼的那个号称“秦始皇”的枪多（“秦始皇”的护院武器是一个团的兵力，不仅有长短枪、轻重机枪，而且还有一门迫击炮），但是天水的地主中，有三五枝枪至二、三十枝枪并有机枪的还是大有人在。为了保卫土改的顺利进行，土改一开始，就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首先完成收缴武器的工作。

三是取缔一贯道。天水地区的会道门很多，如一贯道、大刀会等活动都很猖獗，而且屡有破坏。因此，土改工作团结合土改取缔了一贯道，并号召一般道徒自行登记，不再受骗上当，教育了多数，孤立了少数，排除了对土改的干扰。

八、西北土改工作团会师兰州

甘肃省的土改完成后，西北局决定将西北土改团战士集中兰州整训。我们接到通知时，因去边远地区的战士不能及时赶回，所以秦安、通渭、徽县、西和等县的同志先回到天水。过了3天，等天水县、市郊区的同志到齐后，才从天水乘车出发。当车经天水市时，街两旁已聚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身穿鲜艳的服装，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挥动着彩旗，频频向我们欢送致意。有的含着热泪，拉着我们的手告别……。这激动人心的场景，表达了翻身农民对土改战士的深厚情谊，表达了翻身农民内心的喜悦。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深感党的土改政策英明。

甘肃省委在邓家花园为西北土改团的战士，安排了一个非常安静而优雅的学习环境。邓家花园在兰州市广武门外，解放前，是起义将领、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的私人花园，解放后他将花园献给了政府。花园没有开放，省府文教厅在内办公。当我们到达花园时，见到了从西安赶来的南处长和王科长以及他们带来的部分工作人员（其中有几位还是我们的同学、战友）；见到了先到达的战友们，同时还见到了文教厅派到天水参加土改而和

我们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一时间，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花园。

兰州胜利会师的土改战友，全部是1950年西北民大毕业的同学。两年来，大家在陕甘宁各地为着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战斗着，现又欢聚一堂，其欢乐之情，是难以用笔墨描绘的。更值得喜庆的是西北土改团的队伍增加了新生力量，在土改中曾经与我们并肩战斗过的，来自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约300余人，他们经过土改运动的锤炼，大多数成了土改工作骨干，成了后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现在任厅级干部的叶自强、县级干部的候廷栋、李华如等就是那批土改工作团的同志。兰州会师是党对西北土改工作团的检阅，也是西北土改工作团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兰州集中后，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省委书记张德生、省主席邓宝珊以及王世泰、杨和亭、赵守攻、王秉祥、安振等首长都出席了。张德生书记、邓宝珊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入席时，与我们熟悉的赵守攻、王秉祥两位首长来到在庆阳战斗过的同志们中间，亲切握手，笑语寒暄，勉励大家继续前进。在那次会上，南处长还代表西北局，宣布了西北土改干部整训大队在学习之后到新疆去的决定。甘肃省文工团演出许多精彩的节目，使我们难忘的一支新歌剧《新疆好》。这首歌，具有少数民族的风味，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天山南北好牧场……，煤铁金银遍地藏……”的新疆去了。

1952年8月初，我们800余人的土改工作团，分乘新疆军区为迎接西北土改干部进疆而开来的35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在兰州市人民的热烈欢送下启程了，越过了黄河铁桥，直向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驰去。